



Ageless Love

君生我已老

爱爬树的鱼——著

Ageless Love

君生我已老

爱爬树的鱼——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君生我已老 / 爱爬树的鱼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500-1766-5

I. ①君… II. ①爱…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0713 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w0791@163.com

书 名 君生我已老

作 者 爱爬树的鱼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燕 兮

责任编辑 童子乐 周振明

特约策划 何亚娟

特约编辑 静静张

封面设计 好谢翔

版式设计 王雨晨

封面绘图 violet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32 880mm × 1230mm

印 张 11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1766-5

定 价 32.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6-15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楔 子 001

第一章 007
人生若只如初见

第二章 026
论如何将男友变成男闺蜜

第三章 043
正是情窦初开时

第四章 061
失恋的二次方

第五章 080
爱的初告白 vs 危险预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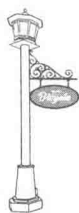
第六章 098
乘虚而入的正确姿势

第七章 116
新的开始，宿命的羁绊

第八章 134
扮猪吃老虎再现江湖

第九章 150
我会成为让你再也不失恋的男人

第十章 165
只有爱就够了吗



目 录

Contents

第十一章 183

为什么不能在
最美好的时候遇见你

第十二章 201

刀尖上的舞蹈

第十三章 218

追逐不上的舞步

第十四章 234

一年一生一世

第十五章 249

我叫任西顾，“茕茕白兔，
东走西顾”的西顾

第十六章 264

我们，能不能不食言

第十七章 279

至死缠绵

第十八章 296

红尘中，我遇见了你

番外 313



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我恨君生迟，君恨我生早。

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

我叫郝萌。

是的，你们没有看错……好萌。

如果我知道二十几年后网络上将会诞生出一个颠倒众生的“萌”字，当年我一定会哭着喊着要爸妈立刻改名。

今天是难得的好天气，脚下的地砖被擦得很闪亮，黄铜把手也被擦得如黄金般熠熠发光，甚至连马桶也被洗刷得几乎要把人的眼闪瞎……我想这个月我可以向老总提议，为我们可敬的保洁大妈涨涨工资。

是的，此刻我就在厕所，坐在光可鉴人的马桶盖上，低头看了看腕表，继续等待……

门外叽叽喳喳的女员工们似乎依然没有离开厕所的打算……

“嘻嘻，你们部门经理的名字好好笑，叫好萌？”

“是啊，我们都怀疑她是不是更年期到了，一天到晚冷着张脸，一年四季从没见过她穿过黑色以外的衣服……”

我低头看向自己的黑色套裙，其实我只是因为黑色耐脏……

“在她手下工作不会很压抑吗？她都三十了还没有成功嫁出去，听说这样的剩女最恐怖了，一天到晚鸡蛋里挑骨头，恨不得把手下所有年轻貌美的女员工都操练得和她一样内分泌失调……”

不可否认，我其实是一个很人性化的主管。等到她们抱怨得差不多时，方含蓄地轻轻敲了下门，提醒忘我的小姑娘们有个心理准备，然后拉开把手慢慢踱出来。

像是被武林高手同时点中了哑穴，全场霎时沉寂下来。当我走出卫生间时，眼前是两排统一低垂的黑色头颅。

“你们刚才在聊什么？”我漫不经心道。

下午还有两场会议，我径直走到洗手台前对着镜子开始补妆。

身后立刻传来比训练口令还统一的道歉，“经理，我们错了……”

“嗯，你们确实错了。”

小姑娘们噤了声，服服帖帖地把头低着。

我转过头，严肃认真地提醒她们这个致命的错误，“记住！我今年才二十九岁半，没有三十岁。”

作为刚刚从分公司调到总部上任的经理，尤其还是在男权意识极为浓重的总部里唯一一个女性经理，很遗憾，除了男性手下的不服从、不断试图挑战之外，女性的敌意和轻视也是不可或缺。

“经理，这一周的企划……”

“我中午就要。”

企划美眉小声道：“经理，现在已经快十一点了……”

我不露痕迹地翻了个白眼，美女，昨天我就已经交代你了。

“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分外温柔地道：“扣你工资哦。”

“……”

“经理，关于上次的会议报告……”

“已经整理好了？”

“……不是，还有一小部分，能不能……”

我阴阴一笑，“扣你工资哦。”

“……”

“经理，关于这次活动的场地……”

“已经安排好了？”

“安排好了。但关于本次活动的主持，客户们反映最好还是选择比较熟悉的联系人接洽，在交流与沟通方面也会更为方便……”

“你的意思是，你比较合适？”小样儿，当你的顶头上司是隐形的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

孩子，人生除了耍心眼，应该做更有意义的事。我摇摇食指截住话头，“不是就好，既然这样，你就把与这次活动相关的所有报告都理一理，让我更加‘熟悉熟悉’，两个小时后给我。”

“两个小时可能……”

我轻声细语地道：“扣你工资哦。”

“……”

看，这就是成为经理的好处，可以理直气壮名正言顺地压榨员工。

所有人都是这样一步步媳妇熬成婆，想当年我进公司也是被刮骨削皮了三年才慢慢出头，如今终于爬上了“剥削阶级”的宝座，怎能浪费了大好机会。

“你看你看，就你这模样，难怪在公司里的口碑越来越差。”罗莉咬着块比萨含混不清道。

我看着对面这波霸女郎，面无表情地道：“口碑差就差喽，谁啰唆扣谁工资。”

“你就是这样不好，”纤纤玉手往我脑门一戳，“没事板着张脸成天挑肥拣瘦地喊着扣工资吓人，没看你底下的小姑娘小伙子整天想拉你下台，找机会

也把你给整回去。”

“悉听尊便。”

“听什么听！我说，你也老大不小了，还要再这么混下去？”

我抬眼看她，“你顾着自个儿的小家吧，别成日瞎操心，我没事的。”

“没事就别蹉跎！你以为女人这辈子都只能靠爱活，我说……”

话至一半，桌面被轻轻敲了一下，来人双手环胸，居高临下地垂眼看她。他的眉压得低低的，浓黑而凌厉，眉峰却傲慢地挑高，倒有几分斜飞入鬓之感——一眼望去便知他是个不好相处的人。他的唇线却很是优美，嘴角微翘，不笑的时候，却显得尤为凶狠霸道。

罗莉在他的视线下讪讪地止住话头，看向我的双眼明显抓狂地写着：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里！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我干咳一声，“他是我们公司的实习生。嗯……目前分在我的部门。”

“你什么时候可以走？”他转头看向我。

“你先在外面等我吧，我待会儿就来。”

等他走远了之后，罗莉小声咕哝着，“这小毛头，还是这副死脾气，这么多年都不知道你是怎么忍的！”

“那家伙向来脾气不好，看久了自然就习惯了。”再说，其实我和他也算是半斤八两。

“我说你别这么委屈自己，他除了张脸不错，性格实在令人不敢恭维。现在的孩子比从前的要成熟要厉害得多了，尤其是这种半大不小的，”罗莉苦口婆心地念叨，“他们知道哪个女人对自己有感觉，知道该怎么做起来让她们离不开他，享受暧昧又可以仗着年纪轻不给承诺，等到你真的泥足深陷，却可以在任何时候突然面无表情地抽身就走……”

我当然知道这个理……但还是和他磕磕绊绊了这么久。

“萌萌，上海这么大，漂亮的孩子也不少，性格好的男人就更多，别的不怕，就怕你较真。”

“我知道，”我拍拍罗莉的手，“我会考虑的。”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我看看是他的号，便直接先按掉，“他又在催了，我

走了啊。”

“你们现在住一起？”

我顿了下，“嗯”一声。

她傻眼，“你们在一起三年，是什么时候同居的？”

我看她已经快抓狂的模样，考虑先把实话给咽回去，只匆匆挥手，“不行了不行了，我今天赶时间，下次说。”

“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我一上车，司机先生的脸上明显多云转阴，雷阵雨尚在酝酿中。

我摇头，“没什么。”隔了一会儿，我偏头看他，“我说，你到底图我什么？”这句话，从我二十七岁那年就一直憋到了现在。

那年他对着刚刚失恋哭得眼泪鼻涕齐飞的我表白时，我还以为这小鬼不过是戏言，但而今……

“你还不知道我图什么？”雷阵雨已转为暴雨，他冷飕飕地道，“我还就图你的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了。”

死小孩，我哪里有那么老！

气氛沉冷下来，接下去我们一道进超市买菜，然后回家做饭。

碗筷才洗到一半，我腰上一紧，便被身后的男人用力抵住了。

“啧，你之前不是还在和我冷战吗？”他今天一晚上没吭声，谁也看得出他心情非常不爽。

身后的男人沉默了下，依然硬气地环紧我的腰没撒手，最后从牙缝里闷闷地挤出几个字，“……今天是星期五。”

我瀑布汗下，差点没把笑憋回去。由于我平日要上班，劳动量大，当时搬进来前便立了家规，每周的一三五六是固定的“运动”时间，其他时间都不准闹我。

他索性恼羞成怒地直接把我从地上拔起，横抱到卧室去，“你就笑吧，待会儿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浑蛋，我碗还没洗完呢！”我手脚并用地挣扎着想下来。

他一把抱紧了，健步如飞，“碗还可以明天洗。”

“那至少让我冲一下手上的洗洁精……唔！”

嘴巴被狠狠堵住，不管了，我也干脆狠狠心把洗洁精都往他身上的T恤抹，手才刚蹭了两下，他呼啦一下就已经把T恤给脱了，伸手便往我衣里探……

身体渐渐地热了起来，像是融成了水，又慢慢酥软下去。

他发出不可抑止的喘息，急促而紊乱。

“郝萌……萌萌，萌萌……”

他把头伏在我耳边一遍遍喊我的名字，那声音低沉却又清晰，带着几分危险的磁性。

两个人紧紧缠绕着，他微微汗湿的发贴在我耳畔，我闭上眼环紧他，察觉他又将脸凑了过来，耳鬓厮磨低语喃喃……

“……三十岁生日时嫁给我吧……”

我没有回答，只是越发抱紧他，有一瞬间几乎是真的想就这样点头，与他白首了。

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我恨君生迟，君恨我生早。

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

发昏的脑袋中，依稀记得第一次相遇时，他充满敌意和戒备的眼神。那天的阳光灿烂得让人晕眩，小小的他低声说：

“我叫任西顾，‘茕茕白兔，东走西顾’的西顾……”



第一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

我们不是一出生就长这么大的。年少的时候，憧憬、失望、退缩、迷惘，这些一个都不能少。最开始的自己也曾经不知天高地厚地立下了宏伟目标，可惜在日渐叠高的考卷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失落中渐渐明白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所有的了然醒悟全堆叠到了后来。少年时期的我原本就不是个出众的人物。

也因此多年后回母校参加校友会时，听到我在那家寻常人挤破头也不得入的大公司做经理时，跌破了无数眼镜。

高考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关卡。

那年我十八岁，刚升上传说中令人闻之色变的高三没多久，9·11便爆发了，语文老师、历史老师简直是串了口供，同时布置了关于这次事件的剖析追踪和要闻摘录的作业。

秋老虎时不时蹿出来烤人，我把空调的温度降到最低。

“乒乒乓乓……”

隔壁又在吵个没完，我把所有的门窗全部拉上，跳进被窝，声音这才稍稍减了些。到底隔壁还要再折腾多久？从前天晚上开始搬家，这都第三天了，怎么还没折腾完？

起来时已日正当中，打开窗，奢侈又浪费地哗啦啦洒了我一身阳光。

我迷迷糊糊地爬起来换好衣服下楼觅食。楼道终于安静了。我欣慰万分，勾了几块面包和一袋子漫画小说回来消遣。

我抓一罐牛奶叼一块面包，再夹着本漫画到阳台呼吸下新鲜空气。

冬日里晒太阳是件享受的事，不过金秋时分的日头还残留着几分毒辣。

我在阳台待了一个多小时准备进屋时，看到一团小小的烟雾从相隔不到两米的隔壁阳台袅袅弥散过来。

我忍不住皱了眉，走近些看，忍不住喝道：“喂！你做什么！”

那男孩不耐烦地抬起头，小小年纪，眉眼生得极为凌厉，稚气未脱的脸蛋长得是挺好，但手上竟夹着一根点燃的香烟！视线从他胸前的小学校徽上扫过，“小孩，没事充什么大人，这东西等你成年了再抽也来得及。”

他瞪了我一眼，叼着烟用力再吸了一口，立刻忍不住呛咳起来。

我挑起眉，低嗤一声。

他没搭理我，自顾自地继续抽，边抽边咳，动作极不熟练，烟灰也随着抖动掉落一地。

“喂，小孩子抽什么烟，没看电视说吸烟有害身体健康？”

“你很吵啊，我在自己家里抽，关你什么事？”他口气很冲，带着一种无能为力的发泄。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天他们家刚搬入新房，第二天父母就提出要分居。我能明白他那时的想法，不过这时候，对着这个未来的不良少年我实在腾不出什么好脸色。

“像你这样的小鬼我见得多了，电视剧看太多了？没事学人家耍酷！烟你要抽就随你吧，你最多不也只敢偷偷摸摸地缩在角落里吗？”

他僵了下，无意识地捏紧烟。

我啞当一声关了门，回屋里了。

十一二岁的小鬼头能玩什么颓废，这是大哥哥和大姐姐们的权利。

接下去一连几天，我每次出去都能在阳台上碰见他，有时是白天，有时是晚上。他每次都在兜里揣着一盒烟，边咳边练，大概是铁了心地要叛逆想学坏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执着地想走不良少年这个没前途的不归路。

想想邻里关系，远亲不如近邻是不可能了，不过现在好歹算有些脸熟，抬头不见低头见。在楼道里相遇时，我便低头看着只和我的肩膀齐高的男孩，“喂，你叫什么名字？”

他背着书包，校服的拉链松松地卡在胸前，扫了我一眼，口气依然不好，“问我的名字干吗？”

“不说就算了。”我耸耸肩，无所谓地和他擦肩而过，准备回家。

“……我叫任西顾。”

身后的男孩犹豫了下道。

我回过头，他接着道：“‘茕茕白兔，东走西顾’的西顾……”

茕茕白兔，东走西顾。

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这名字一定是你妈妈取的，对吧？”只要叫着他的名字，就是在提醒自己的丈夫新人不如故人，且要珍惜这份情意，倒是个挺聪明的女人。

他勾了勾嘴角，声音带着一丝难以名状的嘲讽，“名字取得再好，也敌不过人心。”

我惊讶地看他，讶异于他会说出这番话。他的模样很张扬，但眼神却很沉静，看上去比同龄的小屁孩成熟许多。

“萌萌！还不进来吃饭？”约莫是听到楼道里的声音，老妈催促道。

我应了声，回头便见那小鬼背着书包头也不回地继续往下走，瘦削的小小身影渐渐隐入黑暗中。

这么晚了还不回家，他一个人跑出去干吗？

“萌萌！萌萌……”

老妈催得急了，我“哎，哎”地应着，跑回屋里。

“刚才你在和谁说话呢？”老妈在厨房里喊。

我进去帮她洗菜，道：“隔壁新搬来的那户人家的小孩。”

“哦，是他们啊。怎么他家大人也不管管，那么晚了还让小孩在外面乱转……”

“谁知道，别人家的事情，不好说。”

“你看，现在知道我们疼你了吧？每天都好吃好穿地供着你……”

“……”

高考在即，我目前是在二班，当前最重要的是努力考到一班。

F 中是全市重点学校，分为高中部和初中部以及今年刚刚开办的附小。其中所有年级都是按成绩来分班，成绩最优秀的前五十人分到一班，其他的就打乱顺序随机排到二至八班。

因此明白了吧，进入一班就等于将来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大学。如果在好的大学里能选对一个热门的专业，等到毕业时就可以找到一份比较好的工作，找到了好的工作就意味着能认识到更多条件好的男人，选择条件好的男人结婚后……停！打住打住！

在我把人生蓝图都规划完之前，我还是先完成第一步——考入一班。

“萌萌，”罗莉叫住我，“最近晚自修回家时怎么都没看见你。”

她是我初中时的同班好友，虽然后来她考入了一班，我们相处时间变少了，但也没有影响到彼此的交情。

“我觉得晚自修没有什么用，周围老是吵吵嚷嚷的，书根本就看不进去，所以每次都提前半个小时走。”若不是学校强制要求每个人都必须自修，我根本连来都不想来。

“那你就来一班自修嘛，学习氛围比较好一点。”

“不用，还是等我考上一班再说。”

“你真死板，这又没啥。”

我没吭声。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在暧昧而朦胧的青春期，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都藏着一个影子。

他不一定是多么出众的人，但在你心目中，他一定是最优秀的那一个。

他不一定是多么特别的人，但在你心目中，他一定是独一无二、谁也无法取代的那一个。

我回到自己班级，不着痕迹地把乱翘的头发胡乱拨整齐了，方拿出昨晚的英语作业交给前桌的课代表，“吴越，给。”

他回过头，肤白细眼，五官柔和，透着江南男子特有的书卷气。

二十五岁之前我不喜欢太张扬的男人，温柔包容而书生气十足的男子是我喜欢的类型。

二十五岁之后，从不在我预料之内的爱情，强硬地介入我早已规划好的人生蓝图中，彻底扰乱了我顽固而平静的步调。

十几岁的半大孩子，对于好看的异性，抵抗力理所应当都会薄弱些……《孟子·告子上》里也说过“食色，性也”，这原本就是人的天性。

咳，就是这样！

我一边默念着“色字头上一把刀”，一边克制理智节制地斜眼偷瞄路过的儒雅导师、校草同学，还有可爱的学弟们……

“萌萌，看这边，看这边！好像是今年的高一新生，好可爱哦。”

“罗莉，你这样不行。”我道貌岸然地谴责，“我们应该把精力放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比如后天就要考试了，你那三张数学测验卷做完了没有？至少要做到平均八十分以上，你这次才有可能继续留在一班。”

“萌萌，你好有目标好有定力哦。”罗莉崇拜地看我。

“过奖过奖。”我一边淡定地收下赞美，一边不动声色地用眼角的余光记录路过的美男们……

噢噢，这个新来的转校生不错哦……记录！

唔唔，今年高一新生的质量水准都很高啊……记录！

我的人生，继美食之后，欣赏美色是我的第二志愿。

但这个珍贵的第二志愿，这十八年从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并且我准备让这个秘密保留到第二十八年、第三十八年、第……一百零八年，直到我带进棺材为止。因此，我是出了名的坐怀不乱、定力强人。

同理，在爱情上，我不善于像大多数人那般恨不得掏心掏肺时时刻刻在所有人面前彰显宣扬，虽然其实我在背后已经整日纠结地抱着花瓣天天撕扯着喊着“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不爱……”

我想，我应该是内秀。

许多年以后，终于有一个人告诉我，原来我这是传说中的闷骚。

“这次模拟考考完，如果成绩不错，你应该可以在月底调入一班和我做伴了吧？”

我估摸了下，“没有意外的话，是。”

“我想想，二班除了你、吴越，还有你们班班长比较有可能升入一班之外，没别人了吧？”

“大概吧。”

“我现在在一班可辛苦了，每次考试老是吊车尾，悬死我了，而且班导也忒偏心，我和笙笙同样是上课睡觉，可是每次被点名罚站的都是我。”罗莉絮絮叨叨地埋怨。

“笙笙？是任金笙吧？”我知道她，F中作为全市第一中学，竞争向来十分残酷激烈，不得不说她是个牛人，从初中开始直至现在，连续六年来所有大小考试包括每一门科目测验，全都是榜首，从无例外。

在这个以成绩作为衡量价值标杆的学生时代，她风光无匹，几乎可以算是半个神话人物。

相较于她的风光无限，作为一个并不出众的普通人，就算没有欣赏，我也早已耳熟能详。